

学 习 资 料

中共渡口市委宣传部

一九七三年十月

目 录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黎 坚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 迅

杨荣国同志在国务院科教组召开的批孔

座谈会上的报告

林彪贩卖孔孟哲学“天才论”的反动实质.....	杨荣国
-------------------------	-----

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	杨荣国
-----------------------	-----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两条路线的斗争

——从儒法论争看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杨荣国
--------------------------	-----

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	杨荣国
-------------------------	-----

资 料

封建论.....	柳宗元
----------	-----

“三分公室”和“四分公室”

孔子杀少正卯

“三纲五常”的由来.....	史 群
----------------	-----

重视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黎 坚

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我们党在思想政治战线的一项基本任务，也是建国二十多年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向我们揭示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党逐步学会了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开展了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的斗争，巩固了无产阶级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伟大胜利以后，针对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毛主席又明确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这种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表现为阶级矛盾，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与旧社会的这种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社会

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但它还有不完善的方面，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又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是建立、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有力工具；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又对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则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逐步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主动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而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则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竭力反对上层建筑中的一切改革，妄图达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种矛盾的运动和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全过程。

毛主席从对立统一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出发，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为我党制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理论和路线，并且领导全党进行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系列革命。从对《武训传》、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等多次批判，到发动和进行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等；从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等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到反右派斗争和普遍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使上层建筑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

级专政服务。我们党正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这些斗争，才保证了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有效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是建国以来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摧毁了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以空前的深度和广度，荡涤着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内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污泥浊水，集中地批判了修正主义的路线和思想，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还没有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基本矛盾依然存在，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资产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个革命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资产阶级总是想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形式力图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同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改革教育、改革文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五·七”干校、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等等，无不如此。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如果我们满足于已有的胜利，不注意继续进行革命，打退资产阶级开倒车的企图和各种破坏活动，根据党的路线和政策及时解决前进道路上的矛盾，就会削弱、破坏以致丧失已有的胜利成果。我们要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认真总结我们的斗争经验，在前进的道路上巩固胜利，扩大胜利。

抓上层建筑，关键在于抓路线。路线问题本身也是属于

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东西，但由于它是一定阶级的利益、要求和世界观的集中表现，是指导行动的纲，因而它是关系全局的根本问题。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教导，既阐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又深刻地概括了上层建筑里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坚持什么样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问题。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对了，就能使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完善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它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保护和促进的作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错了，上层建筑各个组成部分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不但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反而会起着阻碍和破坏的作用。

我们抓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

“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党的基本路线，不仅领导干部要注意，不担任领导工作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应注意。有的同志强调自己水平低，把抓上层建筑、抓路线看作仅仅是领导干部的事情，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正因为水平低，才更应该注意上层建筑，关心路线问题。认识来自实践，路线觉悟也只有抓上层建筑革命的实践中，才能逐步提高。也有的同志不注意或不善于从上层建筑、从路线上来推动生产的发展，尽管他们主观上想加快生产建设的步伐，但结果常常是事与愿违，甚至会迷失方向，走到邪路上去。当我们抓紧了上层建筑的革命，随着这一革命的胜利，必然会出现生产建设的大发展。一九五七年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带来了一九五八年一片热气腾腾的大跃进局面，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命和批修整风运动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推动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前进。在一个单位也是这样：哪一个单位革命搞得好，党的路线和政策执行得好，正确处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充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生产就迅速发展。**“抓革命，促生产”**，这已经是许多同志的切身体会了。

抓上层建筑，抓路线，必须注意研究哲学、文学、艺术、教育等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反映出来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辨别它们代表哪一个阶级，属于哪一条路线，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告诉我们，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自从人类社会分化为阶级以后，就不存在超阶级的、统一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不同，在同一个社会里，会形成不同的思想、愿望和世界观，会有不同的以至根本相反的思潮和学派。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主义，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的主义。**“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各种思潮，各种学派，不管多么色彩缤纷，繁复多样，归根到底，它们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反映了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同当时的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有着明显的或隐蔽的联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经常利用历史上的一些反动思想，或者直接贩卖，或者改头换面，来宣扬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传播资产阶级思

想，推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清宫秘史》、《武训传》、《海瑞罢官》等等反动电影和戏剧，难道只是为了追念古人、发思古之幽情吗？刘少奇一类骗子，本来是一些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但他们也居然装模作样地谈什么孔子、孟子、哲学、历史，难道他们只是为了装潢门面吗？不是，决不是。他们是要从古人中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服务，“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而我们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了识破和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这套货色，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必须了解历史上究竟有过哪些主要的思潮和学派，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和在没落时期的意识形态表现究竟有什么特征，以分清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从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

在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内，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会长期地、反复地进行和展开。旧的传统观念，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以及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辩护的文艺作品和理论，都阻碍着上层建筑的革命，因而也阻碍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而我们有些同志往往看不到或不了解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看不到或不了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阻碍作用，把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看作只是“文化业务部门”的事，与国计民生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错误的。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思潮和学派的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想体系”。

这种斗争的结果，不是无关大局，而是会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或后退。无产阶级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进，必须对旧的传统观念，对错误的思潮和学派，进行斗争和批判，这种批判，“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这是多年来我们进行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一项重要经验。

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辩证唯物论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要怕有对立面，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的现象。**“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错误的思想，要通过辩论和批判，才能克服；而正确的思想也只有在同错误思想作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也正是通过这种斗争，才能不断改革上层建筑，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进行这种斗争的时候，也必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谨慎辨别香花和毒草。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去解决。

为了搞好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也要学一点历史，帮助我们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中汲取经验教训，更深刻具体地领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指导我们投入当前的伟大斗争。学习要认真，要下功夫，要长期坚持下去。对待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对待古代文化，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加以批判和总结，区别精华和糟粕，采取古为今用、洋为中

用、推陈出新的方针，这是战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丰富和发展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点，又只有通过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才能做到。

有些同志也认识到抓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重要，但又觉得困难很多，不敢大胆前进。其实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艰难曲折的，没有什么轻车熟道。上层建筑的革命更是如此。如果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里的革命经验还不那么丰富、完善，就去拣一条阻力最小、困难最少、驾轻就熟的道路，那就不可能前进。应当看到，“**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虽然在社会上、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内依然存在着，但由于它们是没落阶级的思想，它们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摧垮，所以它们是没有生命力的，是腐朽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而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它的意识形态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是不可战胜的。尽管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在开始的时候可能弱一些，浅一些，但充满着革命的朝气，它比起那些看起来似乎很强很深但充满着腐烂气息的旧事物，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途，哪怕是它刚迈开了第一步，也已远远超过了一切旧事物。新生事物的发展总是由浅入深，由弱到强，由低级到高级。一个大的革命运动，从开始到高潮到进一步深化，总有一个过程，正如奔腾的长江冲破了上游峡谷而展现为浩瀚江面的时候总有一个过程一样。因此，我们革命同志都应该坚定地、信心百倍地去进行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

抓上层建筑的革命，必须把革命热情和求实精神结合起来。要学习革命样板戏创作过程中，那种为了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而反复学习、精雕细刻、一丝不苟、不断改进的革命精神。要保持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时那种不怕困难的英雄气概和注重政策的科学态度。无产阶级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必须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群众进行长期的、大量的、细致的工作才能实现的。我们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这是抓上层建筑一切工作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同时又必须注意研究每个部门每项具体工作的特殊矛盾，对于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掌握事物的特殊规律。我们只有认真从事，把每一种工作都做得扎扎实实，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一步一步地战胜资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上层建筑各个阵地牢固地占领下来，改造过来，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有决心，有毅力，持之以恒。革命正在前进，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去夺取新的胜利！

（原载一九七三年第八期《红旗》杂志）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新近的上海的报纸，报告着因为日本的汤岛，孔子的圣庙落成了，湖南省主席何键将军就寄赠了一幅向来珍藏的孔子的画像。老实说，中国的一般人民，关于孔子是怎样的相貌，倒几乎是毫无所知的，自古以来，虽然每一县一定有圣庙，即文庙，但那里大抵并没有圣像，凡是绘画，或者雕塑应该崇敬的人物时，一般是以大于常人为原则的，但一到最应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样的圣人，却好象连形象也成为褻渎，反不如没有的好。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孔夫子没有留下照相来，自然不能明白真正的相貌，文献中虽然偶有记载，但是胡说白道也说不定。若是从新雕塑的话，则除了任凭雕塑者的空想而外，毫无办法，更加放心不下。于是儒者们也终于只好采取“全部，或全无”的勃兰特式的态度了。

然而倘是画像，却也会间或遇见的。我曾经见过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语》里的插画；一次是梁启超氏亡命日本时，作为横滨出版的《清议报》上的卷头画，从日本倒输入中国来的；还有一次是刻在汉朝墓石上的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说起从这些图画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样的印象来，则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头子，身穿大袖口的长袍子，腰带上插着一把剑，或者腋下挟着一枝杖，然而从来不笑，非常威风凛凛的。假使在他的旁边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的笔直，经过两三点钟，就骨节酸痛，倘是平常人，大约总不免急于逃走的了。

后来我曾到山东旅行。在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时候，忽然想到了我们的孔夫子。一想起那具有俨然道貌的圣人，先前便是坐着简陋的车子，颠颠簸簸，在这些地方奔忙的事来，颇有滑稽之感。这种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颇近于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决不应该发生的。但在那时候，怀着我似的不规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然而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们，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圆形的地球，却什么也不知道，于是和《四书》上并无记载的法兰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败了。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属于科学上的古典之作的，则有侯失勒的《谈天》，雷侠儿的《地学浅释》，代那的《金石识别》，到现在也还作为那时的遗物，间或躺在旧书铺子里。

然而一定有反动。清末之所谓儒者的结晶，也是代表的大学士徐桐氏出现了。他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他虽然承认世界上有法兰西和英吉利这些国度，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决不相信的，他主张这是法国和英国常常来讨利益，连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所以随便胡诌出来的国名。他又是一九〇〇年的有名的义和团的幕后的发动者，也

是指挥者。但是义和团完全失败，徐桐氏也自杀了。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达了目的，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轻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这是有一天的事情。学监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来，说：因为你们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庙里去行礼罢！我大吃了一惊。现在还记得那时心里想，正因为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来的，然而又是拜么？一时觉得很奇怪。而且发生这样感觉的，我想决不止我一个人。

但是，孔夫子在本国的不遇，也并不是始于二十世纪的。孟子批评他为“圣之时者也”，倘翻成现代语，除了“摩登圣人”，实在也没有别的法。为他自己计，这固然是没有危险的尊号，但也不是十分值得欢迎的头衔。不过在实际上，却也许并不这样子。孔夫子的做定了“摩登圣人”是死了以后的事，活着的时候却是颇吃苦头的。跑来跑去，虽然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而又立刻下野，失业了；并且为权臣所轻蔑，为野人所嘲弄，甚至于为暴民所包围，饿扁了肚子，弟子虽然收了三千名，中用的却只有七十二，然而真可以相信的又只有一个人。有一天，孔夫子愤慨道，“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从这消极的打算上，就可以窥见那消息。然而连这一位由，后来也因为和敌人战斗，被击断了冠缨，但真不愧为由呀，到这时候也还不忘记从夫子听来的教训，说道“君子死，冠不免”，一面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肉酱了。连唯一可信的弟子也已经失掉，孔子自然是非常悲痛的，据说他一听到这消息，就吩咐去倒

掉厨房里的肉酱云。

孔夫子到死了以后，我以为可以说是运气比较的好一点。因为他不会噜苏了，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但比起后来输入的释迦牟尼来，却实在可怜得很。诚然，每一县固然都有圣庙即文庙，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样子，一般的庶民，是决不去参拜的，要去，则是佛寺，或者是神庙。若向老百姓们问孔夫子是什么人，他们自然回答是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他们也敬惜字纸，然而这是因为倘不敬惜字纸，会遭雷殛的迷信的缘故；南京的夫子庙固然是热闹的地方，然而这是因为另有各种玩耍和茶店的缘故。虽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然而现在的人们，却几乎谁也不知道一个笔伐了的乱臣贼子的名字。说到乱臣贼子，大概以为是曹操，但那并非圣人所教，却是写了小说和剧本的无名作家所教的。

总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可更加无用了。在三四十年前，凡有企图获得权势的人，就是希望做官的人，都是读《四书》和《五经》，做“八股”，别一些人就将这些书籍和文章，统名之为“敲门砖”。这就是说，文官考试一及第，这些东西也就同时被忘却，恰如敲门时所用的砖头一样，门一开，这砖头也就被抛掉了。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

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据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了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

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点，恰

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中国的一般的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但我想，能象中国的愚民那样，懂得孔夫子的，恐怕世界上是再也没有的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这就是“礼不下庶人”。成为权势者们的圣人，终于变了“敲门砖”，实在也叫不得冤枉。和民众并无关系，是不能说的，但倘说毫无亲密之处，我以为怕要算是非常客气的说法了。不去亲近那毫不亲密的圣人，正是当然的事，什么时候都可以，试去穿了破衣，赤着脚，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罢，恐怕会象误进上海的上等影戏院或者头等电车一样，立刻要受斥逐的。谁都知道这是大人老爷们的物事，虽是“愚民”，却还没有愚到这步田地的。

四月二十九日